

穆欣欣以她在文学上和戏剧上的功力,在戏剧文学上找到了一个创新的突破口,一下子把澳门文学的格局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 澳门作家讲 澳门“中国故事”

□张陵



### 1 “北京媳妇”澳门人

澳门作家穆欣欣散文集《文戏武唱》最近出版,之前她在内地还出版过《寸心千里》《当豆捞遇上豆汁儿》等集子。澳门的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穆欣欣是其中最出色和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散文随笔,有澳门散文共同的文化特征,也有自己的特色。

由于散文的主要发表园地报纸副刊特有的格局与优势,澳门的散文通常短小精巧,文字也洗练简洁,从容而温情地反映着澳门的现实,讲述着澳门老百姓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故事。自澳门回归后至今,已形成澳门散文独有的思想内涵及文化价值。

穆欣欣后来嫁到北京,成了地道的北京媳妇,过起了北京老百姓的日子,真实地体验着北京生活。因此,她的散文时时比较北京与澳门,写两地生活的异同,也写两地文化的沟通。在散文集《当豆捞遇上豆汁儿》中,处处能读到这种比较。《这样的细节叫人温暖》一文中说:“我的居住地常在澳门和北京两个一大一小的城市更换着,已无法说清楚自己更熟悉哪一座城市”。这样的生活和体验,是其他澳门作家所没有的。因此,作品对内地生活的反映更真实,也更有细节,更可感。

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戏迷”家庭里,长大后又在内地

梁晓声书房  
绿茶绘

## 梁晓声: 少年时候的阅读, 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文/图 绿茶

### 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

梁晓声先生高产,从早期的知青题材《今夜有暴风雨》《雪城》《年轮》,到社会分析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2019年三卷本《人世间》获茅盾文学奖,2021年,新作《我和我的命》也引起广泛关注。

梁晓声先生家,每个屋子都有书架,他喜欢随时随地能拿起书来读,尤其晚上,必须读书才能睡着,读书就像生物钟一样。书架上的书,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学,方方面面的都有。他说自己看书很杂,除了文学书,什么书都看,读书应该是跨界的,文学的书在阅读启蒙阶段及之后的大学

阶段,可看的基本都看完了,所以,现在应该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既是对写作的补充,也是对形成自己丰富看法和认识的基础。

梁先生说他很少关注读者对自己的新书的反响,了结一本本书,就进入下一本本书的创作。现在做的事情,都是

收尾的工作,把心里还有愿望写的,写出来。等这些小愿望都写完后,该退场就退场。找个地方住着,不再涉及任何文学的事情。

如今,他和小狗皮皮生活在郊区一栋民宅,读书、写作、遛狗,家人都住

在城里,儿子儿媳要上班,孙子要上学。

临走前,在梁先生客厅一角速写一张。梁先生问:“你画的这些书房将来要出书吗?”我说:“是的,正在制作中。”梁先生留言:“祝绿茶新书早日出版。”



梁晓声客厅一角

### 把写作当作一门“营生”

绿茶:您的阅读启蒙源自何时?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梁晓声: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过程,跟一切文艺都很远。当时,如果哪位同学家有收音机,我们会傻乎乎地在人家窗前或门外趴着听。所幸,那个年代还有小人书铺,看一本小人书一分或两分钱。小学期间,把周边的七八个小人书铺所有的书都看完了。这可以算是我的阅读启蒙了。

那个年代,大多数文学名著都改编成小人书了。还有电影版小人书,直接从电影上拓下来的。我记得当时看过一本《前面是急转弯》,讲的是,莫斯科一个青年科学家,他是所有人眼中的科学骄子,大家都很崇拜他,都以他为荣,他也是最早有了车,每个周末从实验室回他的家,和自己的爱人约会。有一天回家的路上,下着雨,他发现地上躺着个人,显然是被车撞了,他下车看到那个人,伸出带血的手向他求救时,他犹豫了,他退回车里,绕了一个弯走了。当时没有手机拍照,也没有摄像头,没有第三者。

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很大的不安,但是很快就过去了,生活照旧。但是调查在进行,那个人没有死,他讲到有一辆车,曾经停下来过,有关方面了解后找到他了。这让大家非常惊讶,这么完美的一个人,居然见死不救。人设全面崩塌。这本书对少年的我,影响特别深。

我对这种涉及伦理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都清晰记得。少年时候的阅读,对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重要的底色。对我们那一代人而言,幸运的是那个年代印成小人书的书,没有不好的。因此,可以无选择的开卷有益。

绿茶:知青年代,还有阅读生活吗?

梁晓声:知识青年多少都会偷偷带到兵团一些,他们带来的书我基本上全读了,有一本书叫《黑面包干》,写卫国战争时期饥饿年代,革命者怎么省下黑面包干给

的“人马”。这个雕塑中,人的上半身向上努力地挣扎,扭动着腰部,伸张着手臂,脸上呈现痛苦的表情。原来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联系读过或看过的一系列深刻作品后理解了。

再联想诺贝尔奖作品《蝇王》。飞机失事。荒岛上的人分成两派,开始有领地,有领袖,势不两立。显然也是人马主题。电影《出租车司机》,也是讲人马状态。还有《第二十二条军规》《1984》等等。

看完这些我们再来谈深刻,没有超出我们对深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很多作品还停留在对人性所谓深刻的探讨,就显得很可笑了。

绿茶:有了那么多深刻的作品,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还能做什么呢?

梁晓声:在今天,一个写作者,想要用小说来证明自己多么有才华,在我看来是可笑的。如今的小说要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很明显,如今的文学已经不可能像启蒙时期那样,像闪电一样给人留下深刻影响。小说现在已经不需要承担那么大使命了,回到他最初的样子,就是生活的一种需要。我依然觉得小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很有必要,可以延伸出电影、戏剧,可以把人类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通过小说或影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个作用,也没必要夸大。

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让退休的日子有事情可干。我把写作这件事当作谋生人,有一门自己的营生。最终还是回到人,还是多读一些书好,尤其到了晚年,你读过的书能让自己有事可干,还激发你能够写,这日子就满满的了。

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收尾的工作,是准备退场的事。到目前为止,我心里还有愿望想写的,就把它写出来。写完后,该退场就退场。人生到了现在,其实是不断的卸担子,人一生,身上背的担子太多了,有些是生活强加的,有些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我现在的写作,就在做不断卸担子的事情。

王威廉的小说创构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抒情美学,在广泛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成长小说的文学类型

## 大湾区青年的 “度过”与创造

□蒋述卓

过;当她幻想着回到了儿时,跃入水中之际,也是一种度过;当阿婆承受着母亲的离去,靠酗酒化解这种悲伤的时候,还是一种度过。阿良还用诗进一步诠释“度过”,说的是因为我们对现在到未来、从这里到那里都一无所知,充满恐惧,所以才“恐惧千度过是必然,恐惧于此心无法度”。

阿良在知道阿婆是因为母亲突然离世而不肯见他,只好到珠江边散心,看到江上的薄雾以及薄雾中的小蛮腰而对为什么要设计眼镜有了感悟:“设计眼镜,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但是人们为什么会发明墨镜呢?仅仅是為了过滤强烈的阳光?显然不是。就像我之前说的,眼镜也在遮挡着什么,通常是让别人看不清我们。不过有时候,譬如此刻,我们也需要这样一款眼镜:让我们即使在能够看清楚事情残酷真相的时候,也能人为地将它放置在雾气弥漫的保护之中。”——眼镜需要薄雾,是因为后面隐藏着深渊。当然,阿良与阿婆的目光最后融为一体了,这合体的目光不仅让他们看清彼此的小世界,更看清了宏阔的大世界。这便是阿良日记里写到的,“时代需要一副大眼镜,才能看清那个野未来”。

当然,王威廉对小说哲理的追求太执著,有时未免太过。小说写到阿良的日记和他想设计的眼镜型号以及阿婆的“度过”其实就可以了,不必再去牵扯到“心安”。他们既然有了“度过”,又有了“开始”,不正是“心安”的表现吗?更何况他们的未来与发展并非一个“心安”能包容得住的。要继续创业,就肯定还会有新的挑战,新的苦恼,乃至还有新的障碍需要去继续征服与度过。

小说的结局自然是圆满的,除了阿良与阿婆结为良缘之外,阿良的妹妹、从大西北来到深圳创业的陈春秋成了制造无人机的“程序员”。小说创构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抒情美学,在广泛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成长小说的文学类型,尽管其中表现出一些淡淡的哀伤和忧郁,但在“度过”的过程中却实现了心理上的蜕变和精神上的蝶变,有了一些雄阔和激昂的气象,在文学地理学的构建中表达出一种“新南方文学”的诗学意蕴。

在面对“伪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时,能厘清三观,正视大道,明晰前行之方向

## 令人动情的 现实主义抒写

□曹峻冰

有《晏阳初全集》《晏阳初传》《告于人民》《晏阳初传略》等书问世,但只有《晏阳初》以颇似小说的传记文学手法来描摹晏阳初的一生,在文体层面别具新意。

相较于寻常自述传记或他撰传记,《晏阳初》的传主本事有较强的故事性、趣味性:既有自然风物的诗性再现,也有亦俗亦雅的情景对话,以及对矛盾冲突、困难阻碍的描写。其用合情合理的文学性想象与大量颇富新意的细节生动再现了晏阳初的生命历程——从幼时启蒙到少年离乡求学,从学成致用到大展宏图,从国内定县试验到异国帮扶。因翔实史料、鲜活情境与诗性语言的有机相融,晏阳初胸怀抱苍生、矢志不移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1918年自告奋勇赴一战战场为中国劳工服务,至1990年病逝于美国,七十余载,始终未脱中国国籍的他,一直在践行其当年回国时的初心:不做官,不发财,为推动平民教育、开启民智、建设新式乡村奉献一生。

晏阳初说过:“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弊端,去旧创新,却不想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苗勇将其人格与精神概括为三点:讲好中国故事的先行者、国内乡村教育建设的领军人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回首其人生历程,晏阳初确乎践行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中国古训。《晏阳初》以坦诚、朴素但令人动情、动容的现实主义抒写,讲出了也讲好了属于民族、人类、未来的中国故事,在面对“伪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时,能厘清三观,正视大道,明晰前行之方向。



晏阳初

如将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所说的“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观念,引申至所有文学艺术领域,且形式、内容共论,那对苗勇所著《晏阳初》一书的审视,即可见注目于其文本、思想以及文化传播。

立传写法大致有三:一是全忠实传主本事,不事虚构;二是在忠实前提下,情节细节稍作虚构;三是大略忠实,情节细节多为虚构。故文坛有史传、别传、外传等分野。慎研之,《晏阳初》应属三两者杂糅,既忠实于晏阳初生平本事,人物情感、事件细节等也作合情理的构想,可谓史传与别传的混合体。苗勇写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涉猎颇广,这恰巧成就了《晏阳初》的独创性:颇像长篇报告文学的传记文学——既有尊重事实、回归历史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亦有用情放飞诗意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其实,这种突破边界、跨类融合的浪漫现实主义书写,因融会贯通了多领域、多样的创作经验,便易产生令人震撼的文艺精品。

晏阳初是一个闻名世界的现代平民教育家和中国新式乡村建设的开拓者,在国内的建树多在1949年前,国内改革开放前国人大多不识。1980年代以来,虽渐